

对《伊桑·弗洛姆》的叙事解读

李 晋

(北京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 100022)

摘 要: 通过分析伊迪丝·华顿的中篇小说《伊桑·弗洛姆》中叙述者“我”的叙事眼光与伊桑·弗洛姆、哈蒙·高、黑尔太太等聚焦人物的叙事眼光,指出在认识伊桑的妻子齐娜层面上,叙述者的叙事眼光与伊桑的叙事眼光之间存在着分歧,哈蒙·高对伊桑与齐娜的认识有所局限,而黑尔太太对伊桑、齐娜、马蒂的认识相当复杂。

关键词: 伊迪丝·华顿;《伊桑·弗洛姆》;叙事眼光

中图分类号: I 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398(2005)增刊-0067-06

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中篇小说《伊桑·弗洛姆》的出版奠定了她的文学地位,当时评论家对此书评价颇高,但正如华顿所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部小说好,不过他们是对的:小说确实好。”^[1]华顿在自传《回顾》(*A Backward Glance*)谈到《伊桑·弗洛姆》时写道,创作这部作品给了她最大的快乐以及最充分的发挥^[2]。

纵观西方评论界对小说主人公伊桑的评论,主要分3类。第1类认为伊桑是美国经济发展对男性的压力以及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义务的牺牲品,作为独生子的伊桑在父亲过世后要继承父业,并且必须为家庭成员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他本人本来对务农毫无兴趣,且能力有限,家庭生活因而窘迫不堪,这类评论的代表人物是 Elizabeth Ammons(1980),她认为伊桑是社会发展的牺牲品,但却没有仔细分析伊桑悲剧结局中他本人的原因,没有发掘小说中对伊桑内心的重点描绘^[3]。第2类认为伊桑本身的弱点如依赖性等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结局, Cynthia Griffin Wolff(1995)指出了伊桑的依赖性与消极,但没有注意到伊桑对权威的强烈渴求^[4]。Samuel Fisher Dodson(1999)虽然提及伊桑对权威的渴求,但并没有结合文本对伊桑在齐娜与马蒂面前寻求施展权威这一点作进一步详细阐释^[5]。最后一类主要从华顿的生活经历角度考虑伊桑与华顿之间的联系, Ferda Asya(1998)从华顿的生活经历出发,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小说

解读为华顿对她父亲的一种乱伦欲望^[6],这种解释无论从文本还是从传记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因此也只是一种猜测。

近年来,活跃在当代西方小说批评理论中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相结合的这门交叉学科,为小说的阐释提供深刻启示。其中,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的区分使读者能更清晰地揣摩作品的主旨与人物的刻画。“‘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叙事眼光’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7]结合这部小说,叙事眼光在叙述者“我”、伊桑·弗洛姆、哈蒙·高、黑尔太太之间不断转换,由于这些叙事眼光的所言、所想、所评既有重合也有分歧,无疑加大了读者正确认识主要人物的难度,但只要层层分析这些叙事眼光,一幅幅清楚的人物肖像就会浮现出来。

《伊桑·弗洛姆》通过一位来自新英格兰地区以外的工程师“我”在马萨诸塞州西部小镇荒野(Starkfield)的观察与体验,揭开了主人公伊桑·弗洛姆以及妻子齐娜悲惨命运的真实面目。作品由序、正文以及跋构成,在序中叙述者“我”从村民以及自己与伊桑的接触中对伊桑有了零星了解。由于“我”在乘伊桑的马车返家途中遭遇暴雪,有幸得到伊桑的邀请在他家住了一晚,于是“我”就结合听到的故事,再现了伊桑20多年前的生活。伊桑年轻时一心想成为工程师,但作为独生子的农家子弟,他在父亲病逝后被迫回家经营贫瘠的农田和破

败的锯木场。母亲病重时,长他7岁的表亲齐娜前来照顾,母亲病逝后,伊桑觉得离不开齐娜,娶她为妻。不久,齐娜生病需人照料,她的表亲年轻漂亮的马蒂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前来帮助料理家务。伊桑与马蒂陷入爱河,齐娜有所察觉,在做出种种希望弥补婚姻的努力失败后,决定从外地雇佣一个女孩以取代马蒂。伊桑送马蒂乘火车离开荒野镇的路上,2人互表爱意,并开始滑雪橇,伊桑在马蒂的说服下,决定撞到大树上双双自杀。结果,伊桑摔瘸了腿,马蒂终生与轮椅为伴。齐娜收留了马蒂,3人从此生活在一起。在跋中,叙述者“我”又从熟悉伊桑一家的黑尔太太那里了解到她对伊桑、齐娜及马蒂的看法。

作品中的叙述者“我”是男性,也是工程师,恰恰伊桑·弗洛姆也曾梦想成为工程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叙事眼光将等同于聚焦人物伊桑·弗洛姆的叙事眼光。

一、叙述者的叙事眼光与伊桑·弗洛姆的叙事眼光

叙述者的叙事眼光在小说中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可信的,因为他来自外地,对伊桑事先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偏见,而且他所掌握的有关伊桑的信息来自熟悉伊桑一家的村民。但伊桑的叙事眼光却带有主观色彩,当叙述者聚焦在他身上时,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伊桑如何看待每个人物,尤其是齐娜与马蒂。读者只需将叙述者的叙事眼光与伊桑的叙事眼光加以对比,就可看出后者的破绽来。下面试举几例:

1. 在伊桑前去教堂接参加舞会的马蒂回家的路上,叙述者说明了一点:“女孩(马蒂)来和他们一起住的时候,是他(伊桑)的妻子(齐娜)建议说应该让她有机会参加娱乐活动。”^{[8]24}而在下面几行,伊桑却有不同看法,他这样想:“除了这一点——弗洛姆带有讥讽思索着——齐娜几乎根本不为女孩的娱乐活动着想。”^{[8]24}在这个人人都沉默寡言的小镇里,娱乐活动本来就不多,齐娜为了不让马蒂在他乡感到寂寞,专门为她考虑,让她参加舞会。想想看,齐娜宁愿让专门来照顾她的马蒂去参加舞会而没有把她留在家照顾久病的自己!但伊桑却说齐娜根本不为女孩着想。这显然属于主观臆断。

2. 伊桑起初担心马蒂会讨厌穷日子、冷天气以及孤独和寂寞,但马蒂显然过得十分滋润。对此,叙述者说明了齐娜的观点:“齐娜认为马蒂既然别无去

处,一定会尽量珍惜在荒野镇的生活。”^{[8]43}然而,就在接下来的半句中,伊桑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想法:“但伊桑可不这样想。无论怎么说,齐娜自己却没有这样做。”^{[8]43}在后面的章节,从马蒂与伊桑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马蒂的确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这说明齐娜前面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伊桑对齐娜的指责属实吗?众所周知,齐娜早在嫁给伊桑以前就来到荒野镇悉心照顾他的母亲,结果落得自己疾病缠身,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齐娜没有珍惜在荒野镇的生活。很明显,伊桑对齐娜的指责有失偏颇,令人置疑。

3. 伊桑对妻子齐娜的厌恶逐步明显,在齐娜离开荒野镇前去姑妈家之后,他竟然感到了家的温暖:“齐娜不在家,倒让厨房好像有了家的味道。”^{[8]50}毋庸赘言,伊桑根本就不把齐娜当成自己的妻子对待,没有把她与家联系起来。也难怪他后来把齐娜看成是阻碍他寻找幸福的绊脚石:“他懵懂的过去所遭受的长期苦痛、充满挫折、苦难、徒劳奋斗的青年时代,万分痛苦地在他心中涌起,似乎都变成了这个处处阻拦他的女人。”^{[8]88}显然,他将自己的不幸都归咎于齐娜,而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

4. 叙述者在讲述少女时代的齐娜时,读者可以看到齐娜有说有笑,并且无微不至地照顾伊桑的母亲:“在她(伊桑的母亲)弥留之际,他的表亲齐娜从邻村过来帮助照顾,只有这时他才又听到了人的讲话声。……齐娜似乎一眼就明白了他的处境。……”^{[8]52}并且,读者从哈蒙·高得知,齐娜生病前始终是镇里最好的护理师^{[8]10}。但是,伊桑对齐娜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她来照顾他母亲时,伊桑认为她是健康的守护神,可是很快他就看到她作为护士的技巧都是从她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症状获取的。”^{[8]53}事实上,是荒野镇寒冷的冬天,以及齐娜照顾伊桑母亲时的日夜操劳(伊桑当时手足无措)才造成齐娜疾病缠身。而伊桑反倒说齐娜是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症状才使她获得护理技巧,这不是子无虚有吗?伊桑明明了解这个事实,为何又置事实不顾?

5. 伊桑与马蒂独处的那个晚上,马蒂将漂亮瓷碟子摆在桌上盛咸菜,不留神让猫碰到地上打碎,连马蒂都知道那是齐娜的姑妈从费城带来送给齐娜与伊桑的结婚礼物,而伊桑却全然忘却。难怪马蒂会说:“喔,你从那里是买不来的!那是结婚礼物——你不记得了吗?”^{[8]63}齐娜把结婚礼物珍藏起来,如今马蒂却趁齐娜外出而私自拿出来用,打碎之后,伊桑根本不屑一顾,认为可以重新将碎碟子粘起来,或者趁齐娜没回来再在别处买个相同

的，放归原处。这进一步表明伊桑·弗洛姆根本不把与齐娜的婚姻当回事。

那么伊桑为什么会对齐娜如此绝情？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二者之间的权威争夺。

二、权威之战

（一）伊桑对权威的渴求

伊桑深受社会性别文化的限定，他基本认同社会性别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性别文化依然以男人事业成功、情感独立，女人相夫教子、小鸟依人。作为男性，他必须在物质上获取财富，感情上独立，而且要具备让女人服从于他的权威。伊桑对同村家庭富有的丹尼斯·伊迪产生忌妒，主要就是他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失败所造成。物质上，伊桑的农田欠收，锯木场经营得一塌糊涂，生活窘迫得连妻子的医药费都负担不起。感情上，他和妻子齐娜剑拔弩张。

其实，伊桑对妻子的憎恨绝不仅仅因为她昂贵的医药费，更主要表现在他始终关心自己作为男人——“一家之主”应具备的权威感方面。在伊桑母亲病逝的前后，伊桑得到齐娜的大力帮助，但他的矛盾心理显而易见。一方面有齐娜对家里上上下下的管理，他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活动：“仅仅听她发号施令，可以自由地去干自己的事，和别的男人聊天，让他恢复了受挫的平衡，更让他强烈感到欠她许多。”^{[8]52}但是，另一方面他感到自己失去了男人应该拥有的主导地位。他隐约受到了威胁，一种对他男性权利与自尊的威胁。“她的高效率让他羞愧，让他吃惊。她似乎天生就拥有他长期学徒也没有培养出来的持家智慧。”^{[8]52}这种矛盾心理的产生正是伊桑的社会性别文化意识在作怪：男子在家中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即便妻子有能力分担重任，也应屈尊于丈夫，尤其不能让丈夫感到妻子对自己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伊桑这种难以保持的内心平衡随着马蒂的到来很快得到了激活，也促使伊桑的心理危机达到高潮。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伊桑从教堂接参加舞会的马蒂回家后发现齐娜反锁大门的那个晚上，伊桑不愿让马蒂看到自己跟随齐娜上楼休息，起初坚持要在厨房待一会儿。照常规的社会性别理论去思考，假若他在马蒂面前跟随妻子上楼，这象征着他在家中没有应有的主导地位，是对他男子汉自尊的一种挫伤。就马蒂的角色而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她成为伊桑努力施展权威、找回“自尊”与“自信”的对象。如果说上述小事件仅仅拉开了伊桑为树立雄威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也是日后灾难）的序幕，那么之后的一系列事件逐渐累积起来，使得伊桑渴求施展权威的欲望愈演愈烈。

（二）伊桑施展“权威”

促使伊桑有机会体验男性主导地位的场合，集中表现在他与马蒂单独相处的时候。碟子打碎后，起初恐惧占据了马蒂的心，此时，伊桑这样说：

“来，把碎片给我，”他的语调中突然带着权威。

.....

马蒂完全放心了，她透过沾满泪水的睫毛对他笑着，他看到他的语调征服了她，心里无比地自豪。她甚至没有问他怎么处理的。他除了驾车下山将大木头送到工厂时体会到一种让人兴奋的制服感外，别的时候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8]63}。

有趣的是，此时此刻伊桑在马蒂身上找回的征服感竟然与伊桑驾驭马车的感觉相对应，这多少泄露了他渴望拥有权威的心态，正因为他未能从齐娜身上得到，所以现在才会有如此畅快淋漓的感觉。伊桑这样做当然与社会性别文化这个大环境有关，在倡导男性占统治地位，女性只有俯首听命的文化环境中，伊桑的心灵已发生扭曲。设想，假如他能较为理性地看待齐娜的能干，不总认为齐娜的才干使他羞愧，不惦记赢得哪怕是表面上的顺从，他的命运也许会完全不同。

伊桑自由大胆地在马蒂身上施展权威，而这点权威却只停留在话语表面。碟子摔碎的那天晚上，伊桑与马蒂的对话充斥着渴望满足统治欲的成分。例如，“没事的，马蒂。过来把饭吃完，他命令她。”^{[8]64}当马蒂温顺地遵从他的命令时，“他尽情地享受他的话语所带来的保护感与权威感。”^{[8]67}伊桑通过这种异常方式从心理上来满足自己在妻子那里受挫的统治欲，无论对马蒂还是对自己都是有害的。马蒂需要克服依赖学会自立，而不是处处受到伊桑大哥哥式的保护，况且此刻的保护究其本质也是别有用意的。

伊桑正因为马蒂没有拒绝服从他的驾驭，在许多地方都暴露出他醉心维护用虚幻堆砌的权威。文体学家查普曼建议对话语的分析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其中之一就是“注意在文中重复出现的词汇、短语、比喻、句型等语言特征，并从他们在整个话语中的作用出发来研究它们的意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充斥着诸如“命令”、“服从”、“征

服”的词汇。例如,他命令马蒂不要搬沉重的箱子:“你别管,马蒂,他命令她。”^{[8]108}再如,他与马蒂在致命的雪橇行中的对话:“起来,他命令她。”^{[8]123}同时,马蒂的服从也表现很明显,似乎与伊桑的命令完全对应。“他话语中的权威似乎征服了她。”^{[8]118}“她顺从地坐下了。”^{[8]119}所有这些都表明,伊桑即使在绝望的时刻也念念不忘从异性身上攫取一些征服感。早些时候,当伊桑向马蒂讲解星座知识并得到她的赞赏时,伊桑首次获得从未有过的优越感。随着故事的发展,伊桑就越加感到无法从齐娜那里获得的权威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马蒂身上得以实现。正如 David Eggenschwiler 所指出的,“伊桑被马蒂的弱点所吸引,因为她的脆弱让他感到坚强,她的无知让他为自己的学问感到自豪,她的依赖让他在一些小事上感到有权威。”^[9]然而,伊桑的这些显示其权威及力量的命令式的话语在现实面前却苍白无力,因为这些带有权威感的话语无法改变马蒂必须离开荒野镇这一事实。在他获取权威感的同时,也宣泄着他对齐娜的仇恨。伊桑对齐娜的仇恨源自3个方面:(1)齐娜在病倒前能力过人而形成的常规式的权威感;(2)齐娜缺乏女性特征(伊桑的叙事眼光两次注意到她“扁平的胸部”);(3)齐娜让唯一能满足伊桑所渴求的权威快感的马蒂离开荒野镇。

齐娜到底是怎样的人?

(三)齐娜的命运:叛逆者

伊桑仇恨齐娜3个理由并不令人信服:第一,齐娜帮助伊桑照顾其母亲,指使他行使其应尽的职责,这难道也要受到指责吗?第二,齐娜扁平的胸部是天生具有、无法更改的生理特征,如果要改变的话,首先那个年代恐怕还没有隆胸一说,其次伊桑也没有经济实力。第三,作为弗洛姆太太的齐娜,让马蒂离开,只是在捍卫自己的尊严与幸福,难道这不合情理吗?

如果说伊桑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社会性别文化,那我们可以说齐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认同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的限定。Susan Goodman 认为男性叙述视角完全将齐娜排除在外^{[10]72},但上述分析表明叙述者将他的叙事眼光与伊桑的叙事眼光并列排放,目的就是希望读者看到真实的齐娜,而不是要将她排除在外。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述声音及叙事眼光才使我们得以看到伊桑执意歪曲的有关齐娜的一面。

其实,齐娜应该是值得理解和同情的对象。从

后面描写齐娜与伊桑的正面冲突中,我们了解到,齐娜对丈夫与马蒂之间的亲密关系早有耳闻,也有所观察,她内心的痛苦无人倾诉,这种痛苦间接表现在她日益衰退的健康上。同时,她也采取了一些策略:(1)暗示丈夫应有所收敛,例如前面提到的齐娜把从外面回来的伊桑与马蒂反锁在家门外;(2)表明自己珍惜感情,例如,在看病临走前,她诚恳希望丈夫送她到车站,而丈夫却找借口不去;(3)决心要维护爱情与婚姻,例如,在看病回来后,她已决定重新雇佣一个女孩,希望在送走马蒂后,重新改善并呵护夫妻感情,并期待自己早日康复起来。富有象征意义的是,看病回来后,齐娜一边掐掉窗台上天竺葵上的黄叶,一边说,“玛莎姑妈的(天竺葵)没有一片黄叶;可是照顾得不好就会枯萎。”^{[8]102}

不幸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女性似乎只有被动接受婚姻的权利,并没有改善或结束婚姻的权利,如果有的话也要付出很大代价,有时丧失理智,有时甚至牺牲生命。唯有男性似乎才能主宰婚姻的命运,伊桑殉情的一刹那眼前出现齐娜,结果让齐娜最终不得不照料他以及瘫痪的马蒂。美国文学史上这个阶段反映女性无权主宰婚姻这个主题的作品屡见不鲜:1892年出版的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墙纸》中,女主人公简受丈夫的监禁被逼发疯;1905年出版的伊迪丝·华顿的《欢乐之家》中,格斯、塞尔登、罗斯带尔等男性试图将丽莉·巴特牢牢控制在他们的意识范畴内,最终使她含冤自尽。当然,这些女性包括齐娜在内,都曾争夺过自己的权利,虽然齐娜的结局并不比上述作品的女主人公好多少,但她作为女性,不甘逆来顺受,在意识到丈夫与马蒂之间萌发爱意后,她努力改变这一局面,果断采取措施,一方面积极护理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积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幸福,这种叛逆意识不能不让读者感到敬佩。

三、边缘聚焦人物的叙事眼光

荒野镇中与伊桑一家较为熟悉的莫过于哈蒙·高与黑尔太太了,他们的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在作品中是统一的,但由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他们对伊桑一家的看法因此也会有所不同。

(一)哈蒙·高的叙事眼光:以偏概全

同样要养家糊口的哈蒙·高对伊桑充满同情,认为他命运多舛:“伊桑从早累到晚,为养活她们几乎都累垮了,可他家人还是吃得精光,我不知道他

现在怎么能撑得住。”^{[8]10} 尽管哈蒙·高也蜻蜓点水般地提到了齐娜过去曾是护理专家，但他对伊桑的同情显然是第一位的。而且，哈蒙·高甚至连马蒂的名字都没有提及，在他眼里，齐娜和马蒂都只是需要伊桑养活的人，并没看到伊桑从她们身上获取的东西。同为男性，哈蒙·高似乎也有理由更同情伊桑的遭遇。

然而，伊桑的不幸正如前所述，远非仅限于物质方面的贫穷。况且，哈蒙·高对齐娜曾因照顾伊桑的母亲而落得自己积劳成疾这一众人皆知的事实却只字未提，叙述者对此向读者作了交待；从为数不多的齐娜的叙述声音中，读者也了解到这个事实。哈蒙·高不可能对此不知道，但他却有意没有告知叙述者，原因可能在于，他身为男性，对伊桑的痛苦大概要比对女性（齐娜）的痛苦更为敏感。因此，哈蒙·高的叙事眼光是极为有限的。

（二）黑尔太太的叙事眼光：矛盾重重

作为马蒂青年时代的好友，黑尔太太对伊桑、齐娜、马蒂的评断几乎贯穿作品始末，尽管一开始她对叙述者有所保留，但在叙述者的启发下最终道出其真实想法。可以说，她对伊桑、齐娜、马蒂的认识前后矛盾而又复杂。

在伊桑前去向黑尔先生提前预支钱款以便与马蒂私奔时，路上碰到了黑尔太太，后者料到伊桑前来可能是为预支钱款一事，先是说黑尔先生正贴着治腰疼的膏药在家休息，这已经让伊桑感到不好意思再前去打扰，之后她又对伊桑表示同情，还说“我老跟黑尔先生说，我不知道没有你照顾齐娜她会怎么办；我过去也常常这样说你的母亲。你的日子太苦了，伊桑。”^{[8]104} 回顾前面叙述者的叙事眼光，我们应该记得伊桑的母亲病重时照顾她的人是齐娜，而不是伊桑。这里，黑尔太太对伊桑抒发的同情也许是阻止伊桑提前支款的一个策略，因为她了解伊桑心太软。这一招果然奏效，因为最后伊桑中途返回了自己的农场，他不愿打扰腰疼的黑尔先生，也觉得黑尔太太非常关心他而不忍心提前要钱，更不忍心骗他们说是要给齐娜治病才预支钱款。

在跋中，叙述者亲临其境让读者见识了絮絮叨叨指责齐娜的马蒂以及默不作声、辛苦持家的齐娜。叙述者后来与黑尔太太面对面时，将自己对齐娜和马蒂的看法故意有所保留，目的就是想进一步了解黑尔太太对她们的看法。黑尔太太对齐娜先是做了客观评价，她说：“齐娜照顾她（马蒂），照顾伊桑，全心全力地照顾他们。”^{[8]131} 接着，黑尔太

太又说齐娜没有嫌弃马蒂，但又说齐娜并不是最可怜的：“‘无论如何，齐娜不是最痛苦的，因为她还没有……’”^{[8]132} 前后相隔没多远，为什么黑尔太太又改变了对齐娜的看法？她最后一句没说完的话省略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们来听一听她对马蒂的看法，也许会找到线索。

黑尔太太认为最可怜的是伊桑，因为他身边的两个女人常常争吵不休让伊桑痛苦万分。黑尔太太对马蒂的评论应该说是最惊人的：作为马蒂青年时代的好友，黑尔太太居然希望马蒂在事故后死去，她是这样对叙述者说的：“‘一天，事故过后大概一个礼拜，他们都以为马蒂活不成了。对，我说她活下来真是个遗憾。当时我就是这样对牧师说的，他都惊呆了。不过，那天早上马蒂醒来的时候，我在跟前，牧师并不在场……我说，假如马蒂死了，伊桑也许能活着；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看农场里的弗洛姆一家人和墓地里的弗洛姆一家人没什么两样；只是墓地里的人静悄悄，女人们都得闭上嘴。’”^{[8]132} 上述引文中，标记着重号的“说”字在原文中用的是一般现在时，说明黑尔太太至今也是这样的想法，认为马蒂根本不该活下来。黑尔太太虽然是马蒂的好友，但却不希望她活着，既是因为伊桑受2个女人的包围，没有一刻安静，也是因为马蒂破坏了伊桑与齐娜的生活。荒野镇不仅冰天雪地、与外界隔绝，道德上也不容有所偏离，只要读者记得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尔太太希望马蒂当场死亡。

从上段中引文加着重号的“女人们都得闭上嘴”，我们可以猜测到黑尔太太的人生哲理，即女人应该为丈夫创造幸福安静的生活。她对齐娜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也就并不奇怪：齐娜虽然照顾一家人，但还没有“学会如何听从一家之主发号施令”（姑且可以这样填充前面黑尔太太未说完的话）。所以，也难怪黑尔太太认为伊桑最可怜，而2个女人都应该“闭上她们的嘴”。如果说哈蒙·高同情伊桑是由于前者也是男性，那么黑尔太太身为女性却如何并不同情女性呢？考虑到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文化在荒野镇的作用，这也一点不奇怪。我们看到的一幅幅人物肖像中，既有保守的社会势力如黑尔太太及哈蒙·高，有叛逆的孤魂如齐娜，有温顺可人但最后也判若两人的马蒂，当然还有一言难尽的伊桑。

黑尔太太这看似矛盾重重的叙事眼光却让读者领略到以黑尔太太为代表的社会对伊桑、齐娜、马蒂的认识。叙述者将黑尔太太的表白放在作品末尾别

有用意,这3个人的感情纠葛固然令人同情,但这一切远非一个“同情”就能解释清楚,同情背后隐藏着荒野镇的荒芜、隔离与保守,隐匿着权威的争夺,闪烁着叛逆的火花,当然还闪动着几双叙事眼光、回响着几个叙述声音,只有综合这些眼光与声音,我们才能看得真切、听得明白,也才会理解叙述者意味深长的这句话——“他们都够惨的”^{[8]132}。

四、结束语

正如华顿在小说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叙述者“我”在主要人物与思想更为复杂的读者之间起到

沟通作用,这里恐怕不仅是读者思想更为复杂,主要人物包括边缘人物也不是人们想像得那么简单,因此究竟伊桑和齐娜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既不能由全知叙述者全部包揽,也不可能由不善言谈的知情人和盘托出,更不可能由伊桑或齐娜自己道出。因此,这就向读者提出挑战。读者必须结合叙述者的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伊桑的叙事眼光以及其他人的叙事眼光,然后再作深入思考和分析,否则就会出现2种情况:或者被伊桑的叙事眼光牵着鼻子走,认为齐娜一无是处,与伊桑一起相信她是恶魔的化身;或者受前后多少有些矛盾的边缘聚焦人物的叙事眼光之影响而像是雾里看花。

参考文献:

- [1] WHARTON E. The Letters of Edith Wharton[M]. New York: Macmillan, 1988, 230.
- [2] WHARTON E. A Backward Glance[M]. New York: Scribner's, 1985.
- [3] AMMONS E. Edith Wharton's Argument with America[M].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0.
- [4] WOLFF C F. A Feast of Words: The Triumph of Edith Wharton[M].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5.
- [5] DODSON S F. Frozen hell: Edith Wharton's tragic offering[J]. Edith Wharton Review 1999, 16(1): 10-15.
- [6] ASYA F. Edith Wharton's dream of incest: Ethan frome[J]. Studies in Short Fiction, 1998, 35(1): 23-40.
- [7]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01.
- [8] WHARTON E. Ethan Frome[M]. London: Penguin, 1995.
- [9] EGGENSCHWILER D. The Ordered Disorder of Ethan Frome[A]. HAROLD B.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Chelsea, 1988. 4236.
- [10] GOODMAN S. Edith Wharton's Women: Friends & Rivals[M]. Hanover: U P of New England, 1990.

Narratological Reading of *Ethan Frome*

LI J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narrative visions of the narrator, Ethan Frome, Harmon Gow and Mrs. Hale in Edith Wharton's *Ethan Frome* and contends that as far as the interpretation of Zeena is concerned, there exist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narrator's vision and that of Ethan Frome, which suggests that Ethan Frome intends to mislead the reader to ascribe his tragedy to Zeena whereas the root for his tragedy resides in his craving for authority, denied in Zeena yet acknowledged in Mattie. A close scrutiny of the narrative visions of Harmon Gow, Mrs. Hale and the narrator demonstrates that Harmon Gow provides an unbalanced account of Ethan and Zeena, that Mrs. Hale has conflicting views on Ethan, Zeena and Mattie, who receives Mrs. Hale's condemnation, that the narrator enables the reader to detect Zeena's rebelliousness.

Key words: Edith Wharton; narratorial vision; *Ethan Frome*